

创造社作品专辑

主编/倪墨炎

靈鳳小說集

叶灵凤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靈鳳小說集

葉靈鳳 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2147

1182147

4

6001—7000册

PDG

前 記

這個集子，包括了我六七年以來陸續所寫下的短篇創作。僅就眼前的分量來說，這四五百頁的龐然一厚冊，不能不說是已經有了相當的收穫，但是回想一下這是六七年悠長歲月所耕耘的收穫，人生幾何，却又覺得這收穫的成數未免太稀少。這稀少的原因，第一當然由于我自己的疏懶成性，而其次的原因却不得不歸咎於我這幾年以來不斷的在主持幾種雜誌的編輯事務；因了編輯雜誌，我便不得不抽出創作的工夫來譯述一些零碎的短文，於是創作的時間自然少了，雖然我所編輯的幾種雜誌總是最先出版延期，終於被迫停刊。

所有的幾篇小說差不多都發表於我自己所編輯的刊物上；不願將自己的小說拿給別人的雜誌上去發表，這是我一直到目前還不曾改掉的一種癖性。

我是對於自己的創作有相當自信的人。可是我並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己作品的人。我知道牠們那一篇寫得最好，那一篇寫得最壞；那一句寫得最好，那一句寫得最壞。我在脫稿之初覺得這樣，我在幾年之後再讀一遍仍覺得這樣，我的印象不會輕易的改變。我不願他人不相稱的稱譽我，我也不願隨意的稱譽他人。幾年以來，我見了不少批評我小說的文字，我覺得都不能中肯。祇有一個忠實的作者才是他自己的作品透徹的理解人。

在這二十幾篇短篇小說中，就我自己看來，寫得最壞的當然是最初寫下的那幾篇，但是最近寫下的却也並不是最好，好的倒是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之間所寫的幾篇，如“鳩綠媚”，“妻的恩惠”，“愛的講座”，“摩伽的試探”，“落雁”

等；這其中，我尤其喜愛上面所提出的第一篇和最後的兩篇。這三篇，都是以異怪反常，不科學的事作題材——頗類於近日流行的以歷史或舊小說中的人物來重行描寫的小說——但是却加以現代背景的交織，使牠發生精神綜錯的效果，這是我覺得很可以自滿的一點。這幾篇小說，除了牠的修辭的精煉，場面的美麗之外，僅是這一類的故事和這一種手法的運用，我覺得已經是值得向讀者推薦。不過，我知道，我的一般讀者對於我的要求却不在這類的作品，他們的要求，乃是希望我能不斷的寫出像“浴”或“浪淘沙”那樣，帶着極強烈的性的挑撥，或極傷感的戀愛故事的作品。

對不起了，讀者諸君，一個作家假如到了要在讀者的嗜好和自己的嗜好二者之間加以選擇的時候，假如他是忠實於自己的作品的話，他便毫不遲疑的要放棄你們了。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有一年不曾寫過短篇小說。以後要寫出怎樣的東西，我自己也不得

而知。所以，能有這個集子將我以前所寫的收集在一起，對於我自己也是有相當的義意，這正如詩人黃仲則所唱：

結束鉛華歸少年，
屏除絲竹入中年。

一九三一年七月大暑，靈鳳記。

靈鳳小說集

目次

前記	
浪淘沙	• 1 •
落雁	• 31 •
處女的夢	• 49 •
浴	• 73 •
肺病初期患者	• 89 •
愛的講座	• 114 •
明天	• 123 •
妻的恩惠	• 136 •
菊子夫人	• 159 •
姊嫁之夜	• 167 •
鳩綠媚	• 181 •

口紅	• 199 •
Isabella	• 215 •
神蹟	• 247 •
愛的戰士	• 269 •
摩伽的試探	• 283 •
奠儀	• 299 •
曇華庵的春風	• 309 •
國仇	• 331 •
內疚	• 345 •
拿撒勒人	• 357 •
女媧氏之遺孽	• 375 •
附錄 禁地(斷片)	• 421 •

浪 淘 沙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後主

(一)

是一九……年的深秋時季，

s埠西郊靜安寺路上，遠方的天際，正絢爛着血紅的晚霞，街燈還沒有上，祇有兩旁幾家富兒的大廈內，從幃幔深下的窗櫺中，已經映出燈光了。晚風從園樹中吹來，薄薄帶點寒意，拂到行人的臉上，能使人感到蕭條和寂寞。尤其是在一輛汽車捲了沙塵灰駛着過去之後——這種情調，正是深秋中的都市之

特徵，在這傍晚，正隨着朦朧的暮靄，在路中到處都流蕩着。

在那幾家有了燈光的大廈中，有一座被園裏幾株垂楊掩映着看不清晰的紅墻高樓中，臨着馬路的一面窗口，此時正有個秀俊的少年，在伏着從柳陰中向外面眺望。他凝視了一會路上來往的車馬，又抬起眼來望望天際瞬息萬變的晚霞。態度似是很屬安詳，但那不時竊動的雙眉和眉下凝聚着那兩道深湛的目光，却分明示出了心中正在被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擾着。

“瓊弟！”

裏面有個女子的聲音在喊。聲音不很響亮，加之外面又恰有輛摩托車在駛過，少年似是未曾聽見，依舊伏着不動。

“瓊弟，快來！你看這首詩做得多好！”

這一次的聲音高了，那被喚作西瓊的少年立即將身子掉轉。

房內給從茜紅紗罩中映出的電燈光照得迷人欲醉。在一張寫字檯旁邊的沙發上，正坐了個少女在讀

一册線裝本的詩集。

西瓊走近了去：

‘華姊，什麼好詩？’

“你看，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冢樹至今哀。這首詩寫得多好！”

“哦，黃仲則的麼？兩當軒的詩集正是我平日所最愛讀的！”西瓊當她念完了以後，不禁這樣說了一句。

‘怎樣你也歡喜兩當軒麼？’

淑華現出很驚喜的神氣，微紅着臉，將視線從書上抬起。向着正立在她旁邊的瓊弟望了一眼，又緩緩低了下去。

“是的，我也歡喜。大凡有點眼力的人，差不多都歡喜兩當軒的詩。”

“……………”淑華沒有再開口回答，她祇是俯着將頭搖了幾搖，似是表明否認他下半句自誇的斷證。

西瓊像是突然感觸着了什麼似的，閉緊嘴唇，緩緩地將身子從椅旁移開，退倚在桌上。

房中的空氣又歸沉默。淑華繼續着在看詩，西瓊倚在桌上，兩眼望着地毯，燈影射在他的背上，似乎在作遐思。

陳西瓊此時的心中，確是在作遐思。

他今天來到他姨母的家中，已近三個鐘點了。從他在寓所裏準備來看他姨母時起一直至現在，他心中差不多都在想着這個問題，這個就是他的表姊淑華近來對他的態度漸和往昔不同的問題。不是不同。是比往昔更加親密了。

西瓊的姨母，是一個很有名的富室，本來是在北方，他們的故鄉，一個很繁盛的城市中住着的，在今年春天，因了姨父謝世，又因了戰事影響，他這位姨母才攜了她的一個兒子兩位女兒遷到s埠他們這久已建好的別墅中。現在表兄是一家公司的副經理，表姊淑華和妹妹淑華都在女學裏念書。她們因了寂寞，便時常邀西瓊來閒談。

西瓊的年歲比他二十一歲的淑華表姊少一歲。

年紀雖輕，然因了自幼便喪去雙親，寄養在親戚家中，親戚對他的待遇又不良的原故，這孤獨的悲哀，竟使他養成了沉毅的性格和溫淨的心情，並且從困苦中更學得了不少像他這樣年歲尚不能得到的經驗和學問。他現在是在一所中學裏任教職。因為很愛好文藝的原故，有暇總歡喜寫些詩文送到各處去發表；所以在現在研究文藝的人中，你若向他們提起西瓊二字，他們都會點頭說曉得。

姨母遷到了s埠來後，因念着自己亡妹的這一塊肉，對了西瓊總是另眼看待，常常約他來玩。他們年輕姊妹們初見面時，自然都有點羞澀，但是不久也漸漸好了。表兄殿華因為外面交際很忙，不常在家，所以每次待西瓊總是淑華和她妹妹。這兩位姊妹雖生長在綺羅鄉中，但是一點都沒有奢華的習氣，她們不但很儉樸；並且還較一般的女子能好學有識見，其中尤其是淑華。她有時對於國事和文藝所發的議論，能使平素目中無人的西瓊也誠心折服，所以他們祇要一見面，前無古人的論局便立刻開始了。他們自譽是學貫中西，融新治舊，他們上天下地的談，能從

柏拉圖的愛談到孔子的禮教，能從李白杜甫的詩談到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

大約是因了太親密，彼此的性格的了解太透澈，兩方面的嗜好又很相同的原故，西瓊在與他的表姊淑華相識了兩三個月後，即覺得自己的心中，每常見了淑華的面時，總有點異樣的感覺。他留心觀察對方，他覺得淑華的心中似乎比他更甚。——她在平素相處在一起時，似有意似無意地每會向西瓊露出一兩句言外有餘意的言語和舉動。便是今天的這一首詩，她喊西瓊來看，也并不是全然無意。

“好，學問很好，性情很好，品貌也很俊秀，雖是境遇伶仃清寒點，但是愛情裏面是不應當顧到這些事的。自己的年歲大了，這樣的機會不可坐失！”淑華自從有一天晚上自己在牀上這樣想着下了決斷以後，便處處利用着些事情向西瓊逐漸表示她心中的蘊藏。今天的這一首詩，也是她在心中躊躇了好久，才喊西瓊看的。

這件事應該很是樂觀，但是西瓊自從發現了淑華對他確是很有意以後，自己的意志反有點紊亂起

來。他並不是過慮。他是知道在自己和淑華的中間有條很險闊的深濠，他不敢冒失。

——淑華的爲人雖是很好，她的性情雖與我也很相投，但她終是久安逸樂，沒有經過艱難的，恐怕像我這樣飄泊的生活，她是不能忍受的吧？文藝上的名譽是寫在水面，向來被人輕視的，到了將來，她若因了不能共安貧賤而時常怨詛，那又怎樣辦呢？算了罷！像她這樣的人，正是應該伴了綺年的外交家，風流的貴公子，去出入宴會和跳舞場中的，怎能使她適了我呢？算了罷，不要耽誤了她的前程！

西瓊雖是有時想這樣用方法促自己和淑華的想念斷隔，但是有時當他見了淑華的面時，他的決斷又有點搖動了。

——她確是有意於我，而且這樣的愛情，正是很高尚而純潔的，我怎樣可以拒絕她呢？我自己不是對她也很有意麼？假若我拒絕了她，我是蹂躪了她處女的心靈，使一隻滿含着希望的鳥兒，垂着翅負着失望歸去，不是太殘忍了麼？我還是順隨我自己的意志去憐罷！她非一般眼光狹隘的女子可比，想來總不致也